

延安爱情

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延安爱情/武歆著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10. 5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356 - 4

I. ①延… II. ①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76823 号

延安爱情

作 者: 武 歆

责任编辑: 安 然

装帧设计: 视觉共振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i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280 千

印张: 19.25

印数: 001 - 12000

版次: 2010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356 - 4

定价: 33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- 第一章 西安激情 / 1
- 第二章 遭遇匪险 / 24
- 第三章 初识延安 / 36
- 第四章 在抗大的日子里 / 51
- 第五章 乡 下 / 73
- 第六章 来了抗日大英雄 / 90
- 第七章 不一样的战场 / 107
- 第八章 群英会 / 139
- 第九章 战北平 / 162
- 第十章 高原寒 / 192
- 第十一章 生与死 / 214
- 第十二章 爱情延安 / 250
- 第十三章 无语的英雄 / 282

第一章 西安激情

1

初到延安的时候，马中华还不叫光明响亮的马中华，叫一个很古旧的名字——彭登科。

当时到了延安的青年学生，掀起了改名字的大风潮，许多人都热血沸腾地改了名字，甚至改了姓。之所以改姓名，有多种原因。有的是为了与过去的的生活彻底决裂，表达一种崭新生活的开始。也有的是为了安全起见，不给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的家人带来生命危险。彭登科改姓名，是为了纪念崭新生活的开始。从字面上理解“马中华”很好理解：马克思的“马”，中华民族的“中华”。彭登科是一九三八年夏季到达的延安，转过年来春天，他就意气风发地想要改，但始终没有一个名字令他满意。拖到了一九四三年的春天，但又因多种原因，始终没有叫起来，周围的人还是习惯称呼他彭登科。直到一九四五年，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关键时刻，他才正式改叫马中华。

多少年之后，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上，躺在病床上，衰老的马中华，朦胧之中似乎看见一个熟悉的人出现在眼前，接着又是另一个熟悉的人出现，但他怎么也想不起来这两个人是谁。

很快又有一首熟悉的诗词在他的耳边响起……在感人的诗词和亲切的呼唤声中，他渐渐地开始清醒，他睁开眼睛，仿佛看到了眼前伸出去一条小路，那条小路起先蜿蜒崎岖，后来逐渐宽广，再后来红彤彤的太阳就在前方冉冉地升起。

马中华回忆起他的革命之路——确切地讲，并不是从延安开始的——其实是从西安起步的。于是，记忆仿佛春风一样吹醒了马中华尘封许久的生命沟壑，往事在那些沟壑中快速地奔跑起来。

马中华当然不会忘记半个世纪前的那个春季的西安城是那样的燥热，似乎空气中都飘浮着一种使人亢奋的东西，只要轻轻地吸一口气，就会焕发出百倍的精神、千倍的力量。

身穿灰布长衫的彭登科，提着一个破旧的小皮箱，走在一九三八年热闹而又纷乱的西安城里。刚从北平出来时，皮箱还是崭新的，只是一个月的长途生活，小皮箱已经很破旧了，边角磨损，露出了里面的钢骨。彭登科似乎和手里的小皮箱一样，由于长时间奔走，也没有时间洗澡，胡子也没有刮，所以整个人显得很破旧，但是没有人看见他的内心是崭新的，像是春季的青草一样，带着一种旷野的草香，在他的心中弥漫。他一边走，一边打听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地址，并且不时地擦着脸上的汗水。北平的这个季节还很冷，可是这里的白天，已经很热了，街道上一些挑担子、拉板车的人，都已经敞开了怀，脑袋上冒着腾腾的热气。

在一条热闹的街道上，有一个国军招兵站，敲锣打鼓，口号漫天。彭登科路过时，突然被一个身材瘦弱的青年拦住，想要跟他结伴一起参加国军抗日，并且滔滔不绝地描绘美好前景。彭登科对于青年描绘的参加国军后的美好前景不以为然，但还是兴奋地告诉这个陌生青年，他是要去延安的，要与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共同去打鬼子，但是那个青年还是劝说他参加国军，彭登科不耐烦了，甩开那个喋喋不休的人，大步离去。像这样的国军招兵站，彭登科一路上已经遇到了好几个，他对于招兵站所宣传的“正规军、待遇好、前途广”等诸多诱人的条件毫无兴趣。现在彭登科钻了牛角尖，就是一门心思快点找到恋人苏贞，他焦灼得恨不得马上变成一只大鸟儿，快点飞到激动人心的延安。

彭登科快步走着，脚底生风。拐过一条街，眼前出现一段青灰色的断墙。这截断壁残墙很古老了，许多墙砖已经风化，斑斑驳驳。行人少，阳光照在断墙上，闪着清冷的光，形成了一大片背阴之地。彭登科感到有点冷。西安的春季就是这样，有太阳的地方和背阴的地方，简直就是两种天气、两种季节。彭登科正要找人问路，抬头看见十几米开外的地方，有两个男子正在纠缠一个女人，吵嚷拉扯着也不知干什么。血气方刚的彭登科急忙跑了过去。

被纠缠的是一个中年女人，背着一个布包，还斜挎着一个旧三弦。彭登科一步站到表情紧张的中年女人面前，用手指着那两个男人，大声斥责：光天化日之下不要欺负人。那两个男人穿着一样的黑色裤褂，见一个外地男子突然出现在眼前，稍微一愣，互相对视了一下，随后操着关中口音解释着什么。彭登科一时没有明白，后来才搞清楚，原来两个男子是兄弟俩，要给老人祝寿，家人请了弹三弦的艺人，可是艺人在来的路上，马车翻到了沟里，受了伤，送去了医院。于是兄弟俩不敢告诉老人，谎骗老人说艺人正在路上。没想到兄弟俩正在街头发愁，突然这个身背三弦的女人路过这里，于是就想请求女人帮忙，

就是半天的时间，还要多给报酬。彭登科松弛下来，劝背三弦的女人帮人解困做件好事吧，还能有些收入。但是背三弦的女人侧转身子，不断地给彭登科使眼色。彭登科看出来，女人好像有什么不好言说的紧急事情。彭登科见状，充当起了法官，让那兄弟俩快点放人家走，好事也不要勉强人家。背三弦的女人非常感激彭登科的帮助，转身就要走，可是那两个人还是不饶，并且下手的动作开始加大，几乎就是抢夺中年女人的包裹。彭登科气愤得喊起来，让他们不可胡来。一些路人听见喊声，纷纷向这边张望。兄弟俩互相看了看，似乎用目光在商议对策。彭登科借机示意女人快点走，女人急忙离去。兄弟俩只好悻悻地走开了，临走时还用眼睛瞪着彭登科。彭登科没有多想，疾步去追那个背三弦的女人。

背三弦的女人好像在拐角处等着彭登科，见了面，非常感谢他的帮助，并问彭登科要到哪里去。彭登科说去八路军办事处，刚才是在打听路。女人说她知道办事处的地址，而且正好是同路。彭登科非常高兴，于是两个人说着话，结伴而行。彭登科忽然发现，现在女人的目光是坚定有力的，与刚才的慌乱紧张形成鲜明的对比，几乎判若两人。彭登科好奇地问女人到底是做啥的？女人不说话，只是笑，笑得彭登科莫名其妙，感到这个女人不寻常。刚才那样的慌乱和紧张，好像是假装出来的，于是联想到在国军招兵站被那个不相识的瘦弱青年所纠缠的情景，所以警惕地与背三弦的女人拉开了距离。

彭登科在背三弦的女人的指点下，顺利地来到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。在大门外的一小块空地上，彭登科看见有许多学生模样的青年集聚在一辆正要启程的大卡车旁，到处都是送别的欢声笑语。卡车上坐着的都是青年学生，车下欢送的人，有青年学生，也有穿灰军装的八路军干部。车上的人满脸笑容，不断地朝车下的人挥手，车下的人则是羡慕的神情，有的人还哭着抹眼泪。

彭登科这才知道大卡车是去延安的。但要想坐上这卡车去延安，得先在办事处报名登记。于是彭登科不管不顾地扒开众人的围挡，急忙跑进办事处的院子里。

3

延安城工部副科长许坤善在云阳中共陕西省委开完会，来西安办事处调查工作。最近一段时期，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批青年学生，经西安办事处前往延安，给办事处增加了很大的工作压力。许坤善和办事处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很熟悉，大家都亲热地喊她“许大姐”。个子不高、动作麻利的许大姐穿着粗布白衬衣，洗了脸，袖子也挽了起来，显得非常精明干练。她没有片刻的歇息，马上召集办事处的具体工作人员在会议室开会。

会议室很简陋，粗桌子木椅子，没有任何装饰，只是墙壁上挂着几幅印刷

粗糙的黑白肖像画。中间的两张是马克思和列宁。右边的两张是毛泽东和朱德。左边的一张是蒋介石。

许大姐干脆利落地向大家介绍当前的形势，前不久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下令解散十三个进步团体，陕西省委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。在这个假期里，党组织西安学生党员，组成假期回乡工作团，到各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情况。许大姐又说了另外一件事，陕西省委新创办了《西北》周刊，作为对外宣传的喉舌，大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。随后，许大姐撕开一件外衣的夹层，从里面拿出两张报纸，分给大家看，然后走出会议室。

八路军办事处狭小的院子内，拥挤着众多热情高涨的青年学生，各种口音在小院上空飞翔，似乎就像一个欢快的鸟儿乐园。大家互相讲述着关于延安的各种情况，还有的围着办事处工作人员，问着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。

已经洗干净了脸的彭登科，正在一张木桌子前登记，不住地问什么时候走，当听说要政审通过后才能前去延安，彭登科急了，大声地说还要等呀，革命怎么能等呀？彭登科的话，倒是赢来了一些学生的热烈响应。彭登科得到大家的支持，立刻高昂起头，一副意气风发的样子。

这时，有人在安慰彭登科不要着急。彭登科回头一看，愣住了，瞪大双目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——刚才路上背三弦的中年女人，现在穿着一身灰军装，气宇轩昂地站在他的面前，他揉了揉眼睛，以为自己看错了。工作人员向彭登科介绍了许坤善的身份，彭登科激动地喊了一句“许科长好”。许坤善语调温和地说：“小彭呀，你就喊我许大姐吧，我是向你表示感谢的。”面对许大姐的真诚，彭登科很不好意思，但见身边不少学生都羡慕地望着他，他又立即显出很得意的样子。

彭登科在与许大姐交谈中，这才知道路上那两个纠缠许大姐的人，有可能是国民党的特务。许大姐告诉他，那两个人跟踪了她好长一段路，最后在偏僻处要抢她的包裹，幸亏彭登科出现，要不还得被他们纠缠。彭登科眉毛紧蹙，非常糊涂，现在国共一起抗日，他们怎么还暗中捣乱呢？许大姐并没有多说，只是告诉彭登科，现在形势很复杂，今后还要更加小心，多用脑子思考问题。彭登科懵懂地点点头，出于礼貌，没有多说什么，但感觉如此小心谨慎地革命，实在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，革命就要大刀阔斧，就要勇往直前。

许大姐去学生住地查看住宿情况。

彭登科又开始向工作人员打听从北平来此的女学生苏贞。由于登记的人太多，工作人员对于彭登科的询问，根本没有时间回答。彭登科又问了几个人，大家都不知道苏贞。彭登科非常失望，他四下里看看，发现在院子后面有一间敞门的屋子，好像人不多，于是大步走了过去。

由于外面亮，屋里暗，看不清屋里，彭登科站在屋门外面，稍微犹豫了一下，最后还是一大步迈了进去。进屋他才发现，有两个人正在谈话，其中一

个正好面朝外面的男子，立即把手中的本子合上，严厉质问彭登科为什么贸然闯进来，没有组织纪律性。彭登科揉了揉眼睛，这才适应了屋里的亮度，他发觉眼前这个不苟言笑的男人，好像与办事处其他人不一样，那些人说话时都是笑容满面，尤其是对待青年学生，像是对待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亲热。可是眼前这个人却是与众不同，尤其是与许科长许大姐判若两人。彭登科理直气壮地说，他是要去延安的抗日学生，既然这屋子没有关门，为什么不能进来。那个面容严肃的人气愤地站起来，他跟彭登科个头差不多高，只是更加消瘦一些。他批评彭登科无组织无纪律，如此稀松的样子怎么能去抗日，怎么能打鬼子。彭登科很是反感，心想你是谁呀？这样不客气地训斥人，革命队伍里怎么会有这样的人？一想到来自延安的许坤善科长对自己的赏识和器重，彭登科的胸脯立刻挺了起来，不甘示弱地质问对方是什么人？面容严肃的人毫不犹豫地亮出自己的大名，说他叫严冬山，是专门负责甄别学生身份的政工干部，要去延安的学生，都必须通过他的政审，政审不通过，是绝对不能去延安的。彭登科一听这个人原来还掌握着学生前去延安的“生杀大权”，心里顿时发虚，口气也就软了下来，他说就是问一问北平来的女学生苏贞到没到这里，没有别的恶意，更不想跟人吵架。最后，彭登科在屋内另一个人的劝解下赶紧离开了，但心里却憋了一口气，而且更加焦虑起来，不知道苏贞现在的情况，这是令他最着急的事情。

彭登科的心情越发沮丧起来。他想苏贞是应该早于他来西安的，可怎么却比他晚了，难道路上出事了？苏贞毕竟是一个光彩照人的女生，而且行为举止又是那样惹人注意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会像太阳一样闪亮。如今街面上不太平，到处都是一派动荡的环境，万一遇见坏人……想到这些，彭登科更加焦虑，他像个大老鼠一样，院里院外地窜来窜去，逢人就打听“苏贞”，尤其是向女生打听，但是没有人见到过彭登科向人描绘的这位长相标致漂亮的北平女生。

彭登科懊丧地坐在一辆破车上，仿佛一只疲惫的公鸡，仰望着渐渐昏黄下来的远方天空，脸上写满了担忧的神情。这样的神情再被夕阳笼罩着，更是增添了一抹伤感的意味，令人无限悲情。彭登科不知道，他高门大嗓、声势浩大地寻找苏贞，已经引起了一位瘦弱矮小女生的注意，这个小女生一直跟在他的后面。女生扎着两条小辫子，眼睛里透着单纯和时有时无的忧郁神情，她在人来人往的学生中特别不起眼，就像融在空气中的一团无色气体一样，尽管她跟在彭登科身后好长时间了，但是彭登科始终没有发现她。

4

这个普通得像是无色气体一样的小女生叫倪裴，她跟彭登科要找的苏贞住

在一起——离办事处一里地之外的一家客栈里。这家客栈已经让学生们住满了，而且全是女生。她们都是准备去延安的青年学生，年龄不大，加之又是女孩子，所以客栈上下到处洋溢着青春气息，清脆的笑声和欢快的歌声，再加上五湖四海的口音，好像把小客栈架上了翅膀，几乎都快要飞起来了。不仅是这一家客栈，以办事处为中心，周围十几家大大小小的旅店、客栈都住满了学生。后来这些学生们到了延安才知道，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到八月的这段时间里，全国各地前去延安的青年学生，将近三万人。除了经由西安办事处走的，还有通过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去的，他们从全国各地坚定地走向了高昂的抗日中心延安。

小女生倪裴是江浙一带的人，说着一口吴侬软语，像是音乐一样悦耳好听。虽说倪裴和苏贞刚刚相识两天，但因为共同的人生目标，她们已经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了。其实，苏贞还是比彭登科早到了西安两天，也在等着审查通过后前去延安。

这天吃完晚饭，苏贞和倪裴在小客栈旁的一片小树林里散步。苏贞上身穿着白衬衣，下面是蓝布裤子，气质高雅端庄，而且充满着知识女性独有的光彩。倪裴羡慕地望着苏贞，一句话不讲，只是哧哧地笑起来没完。苏贞感觉倪裴看她的眼神很奇怪的样子，于是问她是不是有话要讲。最后倪裴在苏贞不断的催促下，这才终于说出了秘密，说是有一个从北平来的男生正在四处打听她。接着，倪裴开始兴致勃勃地描绘着那个男生的模样，什么高大、英俊呀，什么健壮、帅气呀等等，随后倪裴看着苏贞的眼睛，说这个英俊的男生曾经和苏贞一起参加过北平“一二·九”大游行。倪裴还摇晃着小脑袋，斜睨着眼睛，断定这个帅气的男生和苏贞肯定是恋人关系，并且让苏贞彻底坦白交代她的恋情。

苏贞捏了一下倪裴的小鼻子，嗔怪道：“小倪子，你胡说什么呀。”

倪裴突然指着前方：“哎呀，苏贞姐，那个要找你的人从天而降呀。”

苏贞抬眼一瞅，见离她俩百米远的地方，果然是彭登科，和另一个男青年正在朝这边走过来，两个人一边走，一边四处寻摸，像是在找什么。这时彭登科把目光奔向了这边，他站住了，显然看见了她们，确切地说是看见了苏贞，也不管身边的那个人，飞快地朝这边跑过来。倪裴偷偷地瞥眼，只见苏贞白皙的脸庞瞬间泛起红晕。这时彭登科已经跑到近前，站在苏贞的面前，呼呼地喘着粗气，双目发亮，忽然双手一伸，一把就抱住了苏贞，随后原地转了起来，一边转，一边还大喊着“亲爱的苏贞，你让我找得好苦呀”。苏贞红着脸，双手挥舞着，两条长腿仿佛燕子的翅膀一样飞起来。苏贞让彭登科快把她放下来，倪裴在一旁拍着小巴掌大笑着。彭登科累了，才把苏贞放下来。随后几个人相互介绍，彭登科认识了倪裴，苏贞也知道了彭登科身边那个略显木讷的、戴着圆框眼镜的男青年叫王新语，来自山西太原。王新语不爱说话，与苏贞握

手问好时，像大姑娘一样脸红了起来。

孩子气的倪裴不住地取笑苏贞和彭登科，拿他们俩逗笑。不爱说话的王新语，是被彭登科强拉来的，所以在—边只是红着脸，虽然笑着，但能看出来笑容是掩藏在肉里的，而且努力的不让笑声跑出来，但却不时地偷看两眼苏贞。倪裴伸着手指头，继续指着苏贞和彭登科，让他们讲—讲爱情关系。彭登科拉开架势，高兴得马上就要开讲，但被脸色不好看的苏贞强行拦住了，声明她和彭登科就是同学关系，根本不是什么恋人的关系。彭登科倒是没有生气，相反满脸的高兴神情，很是大方地拉着苏贞，让她不要不好意思，跟大家讲—讲也无妨。但苏贞却甩开彭登科的手，以天黑了、大家回去早休息为由，跟彭登科和王新语打了声招呼，转身跑回了小院。倪裴喊着“苏贞”，朝彭登科和王新语吐了一下舌头，也跟着跑进去。

彭登科对身边的王新语无奈地说，苏贞就是这样子，心里—百个愿意，表面上永远都是“不”字，真是没有办法。王新语扶了一下眼镜，没说话，只是哼了一声，嘴边抽起—丝笑纹。彭登科气坏了，—把抓住他的胳膊，大声质问王新语，为什么不相信他和苏贞是爱情关系。王新语龇牙咧嘴地连连说“我信、我信”。

彭登科终于见到了苏贞，尽管没有更多地待在一起，也没有时间叙说分离的这段时间他对她无比的思恋，即使这样，彭登科已经很高兴了，不管怎么讲，他们现在终于在一起了，并且马上就要—起奔赴延安了。与心爱的人—起去延安、共同打鬼子的梦想就要实现了。彭登科深陷在幸福的想象中。

5

彭登科住的旅店离八路军办事处不太远，大概两里多地的样子，小跑起来也就十几分钟。与彭登科住在一个屋子里的，除了王新语，有一个来自东北的李满屯，还有一个曾在街上要拉着彭登科—起参加国军的那个瘦弱青年——吕理节。这几个人性格迥异，要不是因为都去延安，是不可能走在一起的，更不会睡在—个大炕上。王新语不爱说话，但是特爱较真，因为酷爱写作，所以对文字特别的敏感。彭登科就是在大街上的—个标语前认识王新语的。当时王新语正在独自—人给—幅抗日大标语纠正语法错误，执著的样子，令人好笑。要不是彭登科把他拉进办事处，可能他—个人还要在那神经兮兮地琢磨呢。经过这两天的接触，彭登科能感觉出来，王新语是—个用软弱外表包藏着内心骄傲的—个人。李满屯呢，个子不高，长得黑粗、憨厚，也不太爱说话。他在乡下的父母和妹妹都死在日本人的枪口下，要不是他在沈阳上学，估计也会遭到毒手。至于那个吕理节，比彭登科还要激动，恨不得马上就—起去延安。因为他有过想要投靠国军抗日的行动，所以和彭登科—见面，就请求给他保密。彭登科倒

是没当回事，表示只要是抗日打鬼子，怎么选择都一样。

夜已经深了，万籁俱寂，热闹了一天的旅店，现在终于安静了下来。

彭登科依旧无法使兴奋的心情平静下来，他躺在大炕上，望着房顶，眼前全是苏贞的面容……他又想起北平的那家西餐厅、想起苏贞送给他的《西行漫记》，正是那本“禁书”，才使他知道了延安——黑暗中国的自由天地、光明之地，让他像鸟儿一样有了飞行的方向。

一年前，也就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，在北平东交民巷附近的那家典雅高档的西餐厅，彭登科和苏贞约会。纪念他们相识两周年。见到苏贞皱了皱一下眉毛，彭登科很不高兴，并质问苏贞，这样重要的日子为什么竟然忘了。当时苏贞看着彭登科，说她没有忘记，只不过，她没有想到是和他的……两周年，这可是两件没有关联的事情。彭登科无奈地说我就知道，你肯定又要批评我，但还是像变魔术一样，把一朵鲜红色的玫瑰花举到了苏贞眼前。他兴奋地注视着苏贞的眼睛。苏贞的眼睛大而明亮，而且睫毛向上飞卷，非常漂亮，彭登科曾经说过，苏贞的眼睛好像诗人雪莱笔下赞美的非凡女性的眼睛。为此，彭登科还曾经抄录下了雪莱的一句诗“你的眼睛，使我的黑夜变成黎明”。雪莱是彭登科最崇拜的诗人，雪莱的《自由颂》他能倒背如流。那天，彭登科举着玫瑰花，激动地说，这朵花代表着我对你的爱！但是苏贞却冰冷地说看见这种颜色，她的确好像回到了两年前的今天，可是没有看见鲜花，而是看见了同学们的鲜血。是的，一九三五年的十二月九日，彭登科参加了“一二·九”大游行，那是北平大学生的一次精神集结，也是一次精神的呐喊，在那次声势浩大的游行中，游行队伍遭到了政府的疯狂镇压，在军警的棍棒和刺刀下，彭登科勇敢地帮助了正在带领游行学生高呼口号的苏贞，为此他的手臂受了伤。但也由此和苏贞相识了。苏贞比彭登科大一岁，是北平大学的进步学生，也是那次游行中勇敢站出来、临时带领学生呼喊口号的组织者。当时游行的队伍大部分是由燕京、辅仁等大学的学生组成，因为后来军警们强行关闭了西直门的大城门，所以在城外学校的许多学生都没有顺利进来，而苏贞是经过化装后，和几个女生提前混进城里来的。所以在苏贞的身边，她相识的同学很少，当时要是没有彭登科的帮助，苏贞有可能就被军警抓走了。

那天的约会，彭登科仿佛一团火，但被苏贞毫不留情地给浇灭了。他颓丧地靠在椅背上，痛苦地辩解，说同学们的鲜血他没有忘记。苏贞严肃地批评，现在国难当头，日本鬼子正在屠杀我们的同胞，可是你却在这纸醉金迷的地方，举着玫瑰花，说着什么“爱呀、爱”，你不觉得你有问题吗？苏贞越说越生气，质问彭登科为什么大少爷的习气总是改不了。彭登科一把将玫瑰花扔在桌子上，他非常着急，也特别痛苦，因为他不知道该说什么、该做什么，苏贞才能真正的理解他。在两个人的接触中，尽管不是经常见面，但彭登科总是觉得苏贞在关键时刻误解他，甚至“少爷、少爷”地挖苦他、讽刺他，他真的

受不了啦，他都想把自己的胸膛撕裂开，让苏贞仔细地看一看，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大少爷？！当时彭登科冲动地抓住苏贞的手，苏贞一惊，猛地把手抽回来，问彭登科想要做什么。彭登科急得都要哭了，他说苏贞呀，我的内心是多么的苦闷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我的家庭那是怎样一个令人压抑的家吗？那简直不是家，就是坟墓！你以为我愿意待在那个坟墓中吗？我时刻都想逃出去，或是一把火把它烧掉，可是……可是我又该去哪里？哪里才是我去的地方，哪里有一个光明自由的新天地？苏贞，只要你能告诉我，我立刻就离开那个家！彭登科的脸上全是委屈和激动。苏贞从书包里拿出一本书，递给彭登科。彭登科接过去，见是一本几何书，他翻也不翻，轻率地放在桌子上。苏贞让他打开看一看。彭登科重新拿起那本“几何书”，看了两页，随即快速翻看起来，然后他惊奇地抬起头问道：“《西行漫记》，你是在哪里搞到的？”苏贞告诉彭登科，书里就有他所向往的自由天空。彭登科望着苏贞，目光里充满了无限的深情。

彭登科回忆着与苏贞的交往。如今，在远离北平的西安，继续着他与苏贞的爱情梦想。

鼾声如雷的李满屯，止住了鼾声，并睁开了眼睛，但却一动不动地望着黑暗中的一切。又正常打起鼾来。

6

彭登科不知道，就在他辗转反侧、无法入睡的这天晚上，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几个人正在开会研究工作。在这段时间里，办事处的所有会议都安排在晚上开，因为白天实在是太忙了，每个人都恨不得能长出三头六臂，即使这样也还是忙得没有喘气的机会。

那个曾经给彭登科留下深刻印象的严肃过分的严冬山，下午去陕西省委开会，会后已经很晚了，严冬山还是赶回来，他找到还在工作的许大姐，提议马上给办事处工作人员开会，要给大家及时传达会议精神。许大姐同意了严冬山的意见。于是刚刚睡下的工作人员全被叫醒开会。

严冬山依旧还是那样严肃，他似乎就是一个永远严肃的人，一个不会笑的人，总好像正在面临着一件重大严重的事情。这样的严肃，可能源于他的职业。年岁并不大的严冬山，参加革命很早，十五岁就当上了交通员，开始为革命出生入死，属于一位年轻的“老革命”。严冬山在来西安办事处负责政审工作之前，在中共陕西省委的保卫部任副科长，来到这里虽然还没有正式任命，大家还是称呼他“严科长”。

严冬山看大家都坐齐了，开始话语有力地介绍会议情况。他说省委召开的这次会议，开的时间很长，省委书记郭洪涛同志也出席了，并且做了一个重要的指示，主要是针对未来几天的形势发展。据估计近期还会有几百名青年学生

到达西安办事处，办事处的工作压力还会加大。现在南方的武汉办事处已经加派了人手，但西安方面由于西北局的工作繁杂，上级表示不会增加人手。严冬山说，我们的工作量非常大，上级希望我们的工作要更加细化，在关于学生证件核对、之前的社会活动，还有家庭、社会关系等各方面的问询调查上还要更加严格。有的工作人员提出疑问，不理解为什么要严查学生。严冬山皱着眉头，解释说现在有情报表明，可能会有特务混杂在学生中间，所以一定要提防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活动。

许坤善同意严冬山的意见，但又补充说，对待这些热情高涨、可爱可敬的抗日学生，我们一定要热忱相待，尤其是在身份核查时，要注意工作方法，不要挫伤学生的抗日热情，这也是延安组织部和城工部的意见，也是她这次来这里要亲自传达给大家的，不能因为形势紧张，就把工作做走了样儿。

接着，又有工作人员汇报工作情况，现在学生们都盼着快一点去延安，可是由于卡车太少了，每次只能走三四十人，再加上车上还要捎带一些延安急需的物资，不可能坐得太多。最近几天，每天来办事处的学生太多了，现在周围的旅舍都住满了。学生们都特别着急，天天来问什么时候能走。

许坤善叮嘱工作人员，一定要耐心细致地做好说服工作，给学生们讲清楚，要注意工作方法。严冬山好像没有听见许坤善的提醒，加重语气对大家说，学生的身份甄别工作要更细致些，千万不能大意，不怕耽误时间，每个人都都要警惕起来。许坤善的脸上露出一些担忧的神情，想说什么，但是没有说，似乎在斟酌着如何更好地说出来。

许坤善来到办事处两天，她已经感到严冬山的工作方法做得过了头，始终在心里琢磨着怎样才能更好地校正他的工作方法。许坤善与严冬山没有在一起工作过，但她听说过严冬山的故事，她非常清楚，严冬山的脾气，决定了她一旦搞不好协调工作，和严冬山顶起来，就会使这里的工作陷入困境中。而严冬山是眼下办事处里最有经验的具体工作人员了，这里暂时还离不开他。许坤善想，还是要婉转地纠正严冬山的工作方法。

7

第二天一早，几乎一夜没睡的彭登科精神抖擞地跑步来找苏贞，要讲一讲他来西安的前后经过。苏贞怕影响大家，就把彭登科拉到那片小树林。朝霞已经满天，小树林里如梦如幻，小鸟儿在树枝上叫个不停，唧唧喳喳，似乎在抢着和彭登科说话。已经刮完胡子的彭登科更显英俊，尤其是在面对苏贞时，他的五官像阳光下的花儿，完全幸福地绽放开来了。

彭登科激动地说：“不管怎么说，我已经一条腿迈进延安了，这次你应该相信了吧，我已经与我那个封建腐朽的家庭，还有我那个汉奸父亲彻底决裂

了，而且是完完全全的决裂了。”

对于彭登科激动的表情，苏贞早就习惯了，所以她总是表现沉静，一来她就是这样的性格，二来她也在努力克制自己，假如她要是与他一起激动的话，彭登科那可不得了啦，会立刻长出翅膀，飞翔到天上去了。但她内心是为彭登科高兴的，为他终于走出压抑和郁闷而高兴，所以苏贞还是真诚地讲了祝贺的话语。彭登科希望听到苏贞对他的赞扬，那是一件比喝蜜还要甜的事情，所以听后，兴高采烈。

苏贞一低头，看见彭登科手背已经红肿，一问才知，是他为王新语提箱子时，不小心碰在墙上。苏贞发现已经发炎了，于是着急起来，让他马上去卫生处看一看。彭登科不以为然，只是碰破了点儿皮，就大惊小怪地去上药，要是以后上战场受了伤，那该怎么办，所以坚决不去。苏贞没有办法，就带着他去找倪裴。倪裴的父亲是老中医，可能是受家庭熏陶，只要出远门，倪裴书包里肯定带着草药。于是，苏贞不由分说，拉着彭登科进院去找倪裴。

倪裴查看了伤口，马上开始翻拣书包里的草药，准备给彭登科上药。这时屋外有人大声喊“苏贞、苏贞”，原来是让她快到办事处去。苏贞急忙走出屋，随后又转回身，嘱咐倪裴，好好医治。倪裴话里带话地说保证把你的彭登科治好。苏贞走后，倪裴也找好了草药，但屋里光线暗，就把彭登科拉到院子里，两个人坐在石桌旁。彭登科好奇地翻看那些草药，禁不住夸赞道，真是看不出来，小倪子还懂医呀。倪裴有些不自然地托着彭登科的手，往手背上上药，她说她爸爸一直希望她学医，从小就逼她背“药性歌”，随后就像一位老学究一样，摇着头背诵起来：

“黄芪性温，收汗固表；白术甘温，健脾强胃……”

彭登科被倪裴的可爱样子逗笑了。倪裴也笑起来，她拿起彭登科的手，细细地吹气。倪裴告诉彭登科，现在觉得火烧火燎的，五分钟后就感觉清凉了。被关爱的彭登科，一脸地享受。他忽然想起小时候，他和弟弟彭禄达玩耍时，弟弟摔倒后，姨娘总是细心呵护弟弟时的情景。他没有见到过母亲，听父亲讲，母亲生完他后，得了重病，在他六个月大的时候就去世了。一想到过去，彭登科就赶紧闭上眼，因为只要一想到北平的那座深宅大院，他就会觉得有一片阴云从远处漫过来，那浓重的阴影会完全把他包裹住，甚至让他喘不过气来。

倪裴见彭登科出神儿，问他在想什么。彭登科说什么都没想，随后问起倪裴为什么要去延安。倪裴是一个毫不遮掩自己观点的女孩子，有什么讲什么，她毫不迟疑地说，她的理由很简单，就是要过自由的生活，而当今中国大地，只有延安才是最自由的天地。彭登科非常赞同，他似乎觉得一下子跟倪裴拉近了距离，但他强调，除了向往自由天地，还有一条更重要，那就是打鬼子抗日。倪裴说打鬼子是我们青年人一致的目标，我们去延安就是要打鬼子的，这

一点毋庸置疑。

彭登科跟倪裴聊得很开心，满心的高兴，觉得与这个比自己矮了半头的南方小姑娘聊天，心里非常轻松，没有一点儿紧张感。可是与苏贞在一起不行，他总是担心苏贞会批评他，他在苏贞面前，总想表现好一点儿，可越是这样想，心里就越紧张。

彭登科告别倪裴，回到自己的住地，远远地就听见胡琴声。走进屋子，只见李满屯睁着眼睛躺在床上，吕理节正在拉胡琴，样子很是投入，好像已经深陷进了琴声中，脸上涂满了凄苦。吕理节见彭登科进来，自言自语地说，我们就这么等下去，啥时才能到延安呀，啥时才能上前线打日寇呀，满屯的深仇大恨咋报呀？彭登科一把夺过胡琴，不让吕理节再拉了，这么悲凉的调子，让人听了更加心慌意乱、丧失斗志。随后又问王新语哪去了。吕理节形象地告诉他，王新语满脸忧愁地出去了。

仅仅三天的时间，大家就都有些焦灼了，就连平日不声不响的王新语，好像也有点坐不住了。起先没事的时候，王新语就在一个本子上记日记，一笔一画写得认真，可是现在已经坐不住了，不知道出去干啥了。吕理节见彭登科闷头不说话，就把他拉到一边，分析起当前的形势，认为现在不是有没有大卡车的问题，而是八路军不信任我们学生。吕理节还告诉彭登科，他刚从办事处回来，见到苏贞了，苏贞马上就要走了，已经接到通知了。彭登科闻听，愣了愣，立即转身，跑了出去。在去办事处的路上，正好遇见了倪裴和王新语，原来他们刚从办事处回来，一问才知道，果然这批去延安的学生中有苏贞，但是没有倪裴和王新语，更没有他彭登科。彭登科让王新语和倪裴跟他一起去办事处，接着不由分说，拉着他们俩就往回走。王新语和倪裴懵懂地跟着。

在办事处的门口，几个人正好碰上刚走出来的严冬山。彭登科看见严冬山，似乎更加气愤，他大步迎着严冬山走上去，大声质问为何阻拦他们去延安抗日。严冬山严肃地告诉彭登科，这是一个程序问题。彭登科气坏了，愤怒地骂道，让你的程序见鬼去吧！随后，他站在大门口，冲着院子里的众多学生高喊，让这位严科长给大家解释清楚，什么叫革命程序。彭登科节奏鲜明、铿锵有力的话语极具煽动性，学生们好像点燃起来的一堆烈火，立刻就把严冬山烧了起来。彭登科发现学生中间也有苏贞，苏贞满脸惊讶之色，好像不知所措。彭登科又发现了吕理节和李满屯。彭登科信心大增，振臂一挥，高声说道：

“严科长，今天当着大家的面，你就说一说，为什么要审查我们？为什么不相信我们，审查是不是拒绝我们去延安的借口。”

期盼快点去延安的同学们受到鼓舞，也跟着喊起来，纷纷要求严科长讲明白。严冬山告诉大家，接受审查，是革命青年必须接受的一项考验。吕理节大声喊着，不相信严冬山的解释，认为审查，就是怀疑。吕理节高喊，谁要是阻挠我们去延安，我们绝不答应。

一时间，学生们情绪激昂，院子里似乎像一锅滚热的开水。

彭登科在吕理节的鼓舞下，开始慷慨激昂地讲演起来。他高声说道：“日本鬼子正在屠杀我们的同胞，我们没有时间等待了，我们要去延安，我们要上前线，我们要打鬼子。”

院子里的学生越聚越多。已经没有严冬山说话的机会了。这时，苏贞看不下去了，她从人群中朝彭登科挤过来。倪裴着急地跟在她的身后，拽着她的袖子。苏贞挤到彭登科眼前，问他到底想要干什么。彭登科说要办事处给大家一个明确的解释。苏贞告诫彭登科要听从安排，不要捣乱，快点离开这里。彭登科听苏贞说他捣乱，非常生气，一把将苏贞推到严冬山的面前，让苏贞有什么就说什么，要讲一讲他彭登科在监牢里的表现，他彭登科是如何面对面跟日本人作斗争的。

彭登科说：“你是我的恋人，你最了解我。”

苏贞气坏了：“谁是你的恋人？你瞎说！”

彭登科和苏贞就像决斗的人一样，怒目相对。站在苏贞身后的倪裴，紧拉苏贞的衣袖，让苏贞姐冷静一点。王新语突然勇敢起来，张开双臂，保护在苏贞的左右，以防众多拥挤的学生将其拥倒。此时，办事处的院子里犹如火药库，一触即发。就在这时，满脸汗水的许大姐和一个工作人员从外面挤到前面。

许坤善站到前面，语调温和地说：“大家的心情我们理解。我刚开会回来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我们已经加派了卡车，而且不再装其他货物，这样每一批可以多走十几个人，刚才同学们提的意见，我们一定会尽快改进的。”

许大姐又讲了许多道理，而且讲话时，不时地注视着眼前的彭登科，彭登科感到许大姐的目光和话语就像婴儿的摇篮一样，他愤怒的心情很快就被“摇”得舒缓了下来。

这时，学生们的情绪也逐渐安静了下来，最后大家议论着，慢慢散去。可是吕理节不想走，拽着彭登科，继续在散去的人群中激昂地说着。彭登科也是余怒未消，但一想到许大姐的目光和话语，他低下头。吕理节问他为何不敢继续斗争了，彭登科没说话。吕理节失望地叹了口气。

当天晚上，许大姐把彭登科找到自己的办公室，与他耐心地进行谈话。许大姐语调温和，像是老师面对学生一样。许大姐和蔼地问彭登科，是不是得知苏贞将要启程去延安，他焦急，于是就找严冬山科长理论。彭登科低着头不说话。许大姐温和地继续说，你的心情我理解，但是今天的方法不对头。彭登科固执地认为严科长是故意与他作对。

许大姐笑了笑，给彭登科倒上水，耐心地说：“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他不认识你，凭啥刁难你呀？严科长也是为了工作呀，共产党有自己的章程和准则，八路军也有自己的纪律，你想去延安，去抗日打鬼子，延安敞开怀抱欢迎